



意见可以借鉴，那就是“思想必须学会徘徊，必须悬置对所知的坚持”。也就是说，真正的思想既不是固执己见，也不是随波逐流，见风使舵，而是反复的思考、暂停与“徘徊”。这是英国学者基夫·班福德的利奥塔传记征引的利氏“格言”。翻阅《让-弗朗索瓦·利奥塔》这本要言不繁的利奥塔传记，既可以从他的生活经历中找到他这些“理论叙事”产生的背景，也可以让我们对其理论在今日的“运用”，或者说激活我们更多的思考提供更多的可能性。正如他说的那样：“思想是云，可以用不同的速度走走停停。”

思想需要自由方能创新，文学又何尝不是如此？我很喜欢的作家雷蒙·钱德勒说过一句话：“我想要的东西和别人不一样。”这也是汤姆·威廉斯写的钱德勒传记《罪恶之城的骑士：雷蒙德钱德勒传》中的点睛之笔。作为一个中年之后开始写作黑色小说，并因此跻身纯文学殿堂的侦探作家，钱德勒的粉丝众多，我当然也是其中的一个——2006年我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做访问学者时，还亲自开车去他在拉霍亚海边的豪宅看了看。可我的这个举动和村上春树老师比起来就不算什么了——他也是钱德勒的忠实粉丝，不仅把钱德勒的《漫长的告别》看了十几遍，后来还干脆自己将其翻译成日文。钱德勒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，不仅与他丰富的人生经历有关，还与他的人生信条有关，这就是他在为好莱坞写剧本时力求坚持的那个理念：“我想要的东西和别人不一样。”

人们在世界上忙碌，总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忧伤，那么，我们为何又如此乐此不疲，到底为的是什么？如果用契弗的话来说，那就是：“我在生命当中唯一想要的就是一点点爱。”其实，这是《约翰·契弗短篇小说集》中人物的一句话。契弗有美国契诃夫之称，像契诃夫一样，他的短篇小说技艺精湛，尤其是结尾自成一派，几可与欧·亨利小说的结尾媲美。这正是短篇小说大师的标志。这些小说主要写的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那些普普通通的“纽约客”的生活，他们或者生活在热闹的

张生，作家、学者，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，著有中短篇小说集《一个特务》《刽子手的自白》《地铁一号线》，长篇小说《白云千里万里》《十年灯》等。



城区，或者生活在僻静的城郊，却无一不为生计而苦恼，可他们虽然被庸常而沉重的生活所羁绊，又并不愿意就此沉沦，总是保存着一丝善良和爱，随时准备超越于日常生活之上。

实际上，人间不仅有卑微，也还有值得留恋的东西。我的老友谈瀛洲的散文集《人间花事》就用生花妙笔渲染了一朵朵人间世的“爱之花”。沪上的学院文人中，大家除了自己专攻的术业外，在文学创作上也各有专长，而研究莎士比亚和唯美主义的谈瀛洲虽然写话剧、写小说，却以散文著名。与其同在复旦任教的老友邵元宝曾以“不一样的上海文风”为题评价其《语言本源的守护者》所收散文文风的卓尔不群，称“谈氏之风，稳健，雅洁，清朗”。谈瀛洲在他的散文集《人间花事》中，谈到自己童年经常翻阅的园艺大家黄岳渊黄德邻父子合著的《花经》时曾说：“古人的种花书，文字常常有雷同的，原因是它们常常由作者抄撮各书而来，并非出自他们个人的种植经验。《花经》则不同，书里所说的种植方法，都经过作者的亲身实践，甚至所说的花木品种，也经由作者栽植或目睹，而不是出自传说与想象。”而我觉得，他这几句对《花经》的评价，用在自己的《人间花事》上，也不为过。

新的一年如约而至，我希望过去的2020年，能通过这些文字而成为美丽的不败的“玫瑰”，也希望2021年可以有更多真正的玫瑰盛开。